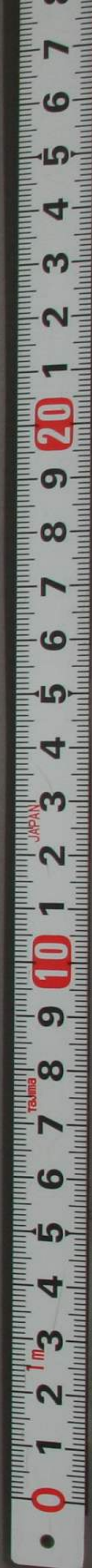


西漢演義

貳

2649
16-3



門 21
號 2649
卷 16-3

新刻劍嘯閣批西漢演義評卷二

○秦趙高權傾中外

却說項羽統兵追襲章邯，所到郡縣，箠食壺漿，迎候羽軍。各路諸侯膝行而見，羽勢益震。以此日行五十里，或三十里，邯兵遂遠遁。范增諫曰：「章邯遠遁，諸侯順附，天人響應之時，正將軍化家爲國之日也。何必親冒矢石，追此窮寇，況三日之間，已經九戰，破秦兵三十萬，古今用兵，將軍爲首，前也以增見得透愚見不若，且屯兵漳南，養此精銳，吾料趙高乃妬忌小人，二世昏闇，不知征戰之苦。章邯居外，兵不應手，心志恍惚，持疑不定，兼之以將軍之神武，破邯滅秦，指

日可見矣。羽曰：謹如先生之教。遂屯兵漳南，不題。且說章邯收拾敗殘人馬十萬，過漳河屯扎於函谷關。早有人傳入西秦，說章邯折兵三十萬，天下諸侯各據一國，不久楚項羽侵奪秦地。此時關口上十分緊急，近侍宦官宮妾聞了這信，各各驚惶，寢食不安。秦公子族人都在朝門外，又不得進內，啟奏趙高，只是把持住內外，少有不順意者，便尋事害了性命。以此群臣不敢側目而視。趙高指馬豈一日高獻一以秦祿既亡耶擲筆人笑隻鹿與二世，却指說是馬。二世笑曰：丞相誤矣。此鹿也，非馬也。二世問左右近臣，或有不言者，或有言馬以阿順其意者，或有直言是鹿者，高却就中陰害言鹿之人。群臣愈

加畏懼，絕口不言。國政大權，總是高執掌。李斯常鬱鬱不樂，高窺見李斯有不樂之意，遂乘便來見斯曰：關東羣盜蜂起，章邯新敗，國家岌岌乎不寧矣。況阿房宮工程浩大，亦當暫止。我是宦豎，不當進言。此正君侯之事，何不進諫。斯曰：上在深宮之中，無由得見。高曰：君侯其奏我，與通之。於是高侍二世，正在宮中燕樂之際，女嬪滿前，却使人告李斯曰：此時可奏事矣。李斯一連請謁三次，二世大怒曰：我在此燕樂，李斯何敢侮慢如此耶。高曰：沙邱主謀，李斯預力，今陛下貴為天子，斯不得裂土為王，時常怨望。前時長子李由為三川郡守，與楚賊相通，至今未明。李斯居外，

權重於陛下、與楚人往來、斯實有意焉。陛下當察之。李斯
間高有陰害之意、却上書言高之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
廉、強力、不通人情、上能適朕之意、朕實知趙君之賢、而君
乃疑之者何也。且朕若無趙君、將誰為任哉。如君止我罷
阿房工役、阿房宮乃先帝所為、君不能禁止盜賊、却欲我
違先帝之志、以成不孝之名、是上不能報先帝、次不能以
忠於我、何以居相位耶。遂下廷議、鞫問以為私通楚盜、謀
危社稷、論五刑、當腰斬、夷三族。於是縛李斯於咸陽市、斯
顧其中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外、逐狡
兔、以為樂、豈可得乎。遂父子放聲大哭、腰斬、夷三族。後有

胡曾詩曰

胡曾詩不獨為李斯發也、今之不見、隱者鑒之、登之。

上蔡東門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歸。功成不解謀身退

只待雲陽血染衣。

趙高自害、李斯後、權勢愈重。章邯屯軍函谷關、士卒無糧、
馬無草料、各處諸侯皆與楚會合同力攻秦、勢危力極、甚
難支持。邯差人節次傳報、趙高通不投進、眾宮妾風聞這
箇消息、終日焦愁。獨二世恣意快樂、通不理諭外事。一日
二世出獵、回宮、眾宮妾迎入內、二世就寢宮安歇、未及睡
着、只聽眾宮妾低言與內使說、今日外邊消息如何。內中
一近侍說、今日聞外邊人說、章邯領兵連敗九次、折兵三

十萬楚兵不日過關我等却如何是好二世聽罷就寢牀
上起來急叫纔說話的宮嬪內使快來我問他說甚的衆
人俱到二世前泣奏曰今天下諸侯十分變亂章邯新折
兵三十萬秦地不久爲楚兵所奪臣等死無葬地矣二世
大驚曰爾等何如得知衆曰內外無一人不知惟陛下被
趙高蒙蔽不得知也伏望陛下早早發兵遣將征進免致
生靈塗炭也二世當時召趙高○馬○趙○高○遲○矣○遲○矣曰汝爲丞相事無大
小皆汝執掌今兵敗於楚天下變亂國家正在危急之秋
爾如何不奏我知尚終日我前欺誑罪當誅戮趙高免冠
叩首曰臣雖備員丞相只管理得內事侍奉陛下坐享太

平若征討賊寇却在將軍章邯王離等掌管臣一人豈
能兼管如今只差人追問章邯等慢軍之罪再選大將征
進自然無事外邊聲勢不過是人傳說○況○章○邯○又○無○奏○報
陛下何必聽宮宦之言却怒怪微臣耶二世聽高遮飾之
詞遂依舊安心不理政事高歸家尋思二世責恠之意定
是章邯因前來奏事不與舉行想密有人通與內宦以此
二世知道今乃如此恠責連日正嗔恨章邯却有人來報
說章邯差長史司馬欣來奏事高曰且着在朝門外伺候
一連三日不着見面欣急躁用金帛買求門吏轉通家僮
打聽音信忽一日家僮來說丞相十分惱恠章邯將軍要

西漢演義 卷二
追問慢軍之罪汝今來奏事正入網中不如不見為妙欣
聽說急離朝門外到下處同從人喫飯畢各備鞍馬繫束
星夜出咸陽望函谷關逃走却說趙高稽留司馬欣三日
要尋箇圈套拘禁三家老小追問重罪不想欣已知此信
徑自逃走高却令門官召欣入見門官出到外邊跟尋並
走得好無下落轉問欣下處人說欣昨日已同從人起身去了今
已兩日矣門官急來回復趙高說司馬欣已去二日高大
怒即令牙將四人各備快馬務要捉欣回來牙將得令追
趕兩日不見踪跡尋問前途人俱說已過三百里外矣如
何追及牙將聞說只得回見趙高備說司馬欣已先去二

日如何追得上高十分忿恨痛責牙將隨進內奏知二世
說章邯等久專閫外畧無寸功喪師啓釁招來外寇關中
震動恐貽患地方緣情論罪法當賜死合再選大將代掌
征伐庶為便益二世准奏高就令姪趙常為使召回章邯
等問罪不題却說司馬欣連夜逃回來見章邯告說趙高
專權內外蒙蔽因二世怪責欺誑之罪高遂致疑要謀害
將軍故稽留某在外尋事問罪某因知此消息徑逃回與
公同作商議邯聞說大驚曰內有權奸外有勍敵兩難之
地如何區處遂請董翳等眾將從長計議翳曰趙高心計
最難測度一言之間李斯夷族今若嗔怒我輩定遭毒手

傍有謀士人等從咸陽來亦說趙高定計已將三家老小拘禁在獄目下有人來取將軍等爲李斯標榜矣如據兵抗命尚可存活苟隨之入關定喪全軀請將軍思之言未畢早有使命趙常到營衆將迎接詔書至營開讀詔曰

征討之命皆出於天子關外之寄實主於元戎建豎功勳威震海內必克乃濟庶副委託爾章邯等統兵征伐喪師辱命差官奏事未有旨降乃敢輒回上下之分殊爲叛背今差騎將趙常往拘繫頸來見順命不違尚有

酌處如復矯抗罪不容誅惟詔奉行

邯雖不如蒙恬順命對使幾言雷忠憤邯等讀罷詔與衆將不跪都起將使命揪住乃大呼曰我

等披堅執銳親冒矢石萬死一生受了多少辛苦前與楚九戰一連十數日晝夜不眠每日不得一食今屢次差人奏事趙高不容報進却反問我等重罪與其隨使命而赴死不若斬使命而雪恨遂拔劍來斬趙常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趙高殺李斯害章邯非獨高之罪乃斯與邯自取之也

○項羽聽諫伏章邯

却說章邯要斬使命衆將曰不可若斬使命實爲矯抗不若且將趙常拘留在此却備細奏聞看二世喜怒如何邯

遂按劍不斬却拘留趙常在營未及具奏有陳稀等眾將
勸邯曰趙高已拘公等老小蠱惑之言已入君心公縱有
大功誰則知之夷族之禍恐終難免不若斬使以決其志
邯尚猶豫不能決后數日陳餘差人自趙來下書邯拆書
曰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抗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
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
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
將二世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破趙
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

以寒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君居外多內隙有功亦誅
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
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
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鉞質妻子為
戮乎陳餘百拜謹書

邯看罷書與眾官說餘之言亦自有理、那斟酌不差、但不知投何處去
為上陳稀曰別國新立志多狐疑未可歸附惟楚將軍功
烈震當時氣節蓋天下又兼兵強將猛威勢大振雖大國
諸侯亦肘膝而見吾知他日滅秦者必楚也公當歸楚不
失封王之貴邯曰吾昔殺項梁與楚有世讐楚將軍豈能

容我稀曰我與將軍見楚陳說使利料楚定從其議邯曰
于往說之吾專候來命陳稀遂匹馬至楚營傳報有秦使
見元帥羽曰着進來稀入營見羽行禮畢羽曰因久不行
納命欲使汝為說客耶稀曰兩軍相持勢力俱困費用不
貲百姓疲敝非惟不利於秦亦不利於楚也羽曰爾欲何
如稀曰章將軍勞苦三年身經百戰秦侯趙高日相陵替
持兵日久功難報秦今拘秦使抗命斬首願歸將軍其成
王業令其上見如赤子之望父母也不識尊意以為何如
羽大怒拍案大呼曰章邯殺季父千載之恨百世之讐正
欲碎首以為溺器然後雪吾之恨也豈容歸降於吾左右

耶陳稀冷笑不止羽益怒曰爾冷笑欲試吾寶劍耶稀曰
吾笑將軍所為者小所失者大也且大丈夫為國忘家用
賢略讐彼邯之行兵乃各為其主耳此人臣之忠而智者
所必取也將軍何拘滯於心而示人以不廣耶范增附耳
曰且令陳稀暫出帳外管待某有一言以告將軍羽呼稀
曰汝且暫出帳外容吾思之稀遂出帳羽令人管待不題
增乃進言曰將軍威勢甚大而持兵日久不得入關者以
其有章邯為之藩籬也今邯為二世趙高疑忌欲遣使賜
死逼迫甚急以致邯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兩難之際不得
已而仰附於將軍誠使將軍不念舊讐撫之以恩結之以

義連屬其心而俯納之彼必感恩圖報雖蹈湯赴火而卒
為將軍用也且秦之所恃者耶也苟耶去則藩籬撤而國
無所倚重矣蓋國無王將是謂無國將軍乘其虛而鼓兵
以進破秦如建瓴之易耳今苟捨此拒而不納使耶復據
兵以投他國結連為援以圖大事是秦未亡而又增一秦
矣古人云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將軍
宜舍其私讐速賜剛斷忘小忿而成大謀天下之豪傑也
羽聞增言遂悟曰軍師之言誠確論也即召陳稀上帳曰
吾熟思子之言始恨章邯有殺季父讐本不容降但以國
家用人不惜舊恨季父之讐一人之私也國家用人天下

之公也豈可區區以報讐為念而忘用人大公平如邯
果有實心向我姑免舊忿准彼來降就傳吾言可速斬秦
使統領本部人馬赴漳南來見如能建立功勳他日滅秦
之後富貴當與其之陳稀領命拜辭回復章邯邯曰據子
之言即當斬使投降但恐范增多謀此處章邯多疑不疑羽乃疑之或誘我歸楚因而致
害反中其計矣子可再往以探虛實陳稀仍又赴楚寨見
羽曰章邯即欲來降但恐將軍猶念舊讐反自投陷穽矣
羽曰大丈夫一言重如泰山欲殺章邯豈無別計羽是丈夫夫苟誘而
殺之使人有欲來降者皆以章邯為藉口矣不亦自塞賢
路耶羽遂折箭為誓付與陳稀稀遂以折箭來見邯備說

項將軍如此義氣，邯大喜，就陞帳，取出趙常來，當即斬首示衆。約會諸將同領十萬兵，一聲炮響，吶喊搖旗，徑赴漳南來三十里安營。章邯領衆多秦將赴楚寨來拱手轅門外，聽候。參見范增，却令楚兵排列旌旗，嚴整隊伍，兩邊站立許多將官，俱是鮮明衣甲，十分威儀。羽居中坐定，先發搦三鼓，開了轅門，分付着新降章邯等入見。邯進見行禮畢，流涕告羽曰：邯因趙高讒言，二世不發救兵，反下詔賜死，拘禁老小，逼迫不過，無處容身，仰歸將軍，如嬰兒之望父母。但因昔日定陶行兵之際，奮不顧私，有傷尊公，罪當萬死。今蒙寬宥，恩同天地，敢不竭力報效，以圖建立微功。

上報將軍不殺之恩，下雪三族生死之讐，幸惟收錄以任驅使。羽因安撫之曰：爾等既歸命於我，我今必當重用，正宜忠心報國，勿興異念。滅秦之後，富貴共之。邯等衆將叩頭謝恩，就着領本部人馬，伺候征進。有函谷關守關將校知章邯降楚，飛馬報入咸陽，說章邯殺使命，帶領十萬軍降楚。見今項羽統兵會合諸侯攻函谷關，十分緊急。趙高見殺了他侄兒，只得奏知二世，說章邯素有反心，今果然叛秦降楚。二世大怒，遂將各家老小，夷於咸陽市。却有人傳報與章邯等說將三家老小盡夷於咸陽市。邯等聞知，各放聲痛哭，就來稟告項羽，乘秦無人守關，可統兵殺過。

漳河徑趨新安澠池秦可破矣羽請增計議增曰兵久在外勞費甚多懷王移都彭城未立定業況秦國兵強民富未可輕敵不若且回見懷王先立定根本休養兵馬多積糧草然後命將兩路征進使秦首尾不能相顧方為長策若今徒攻其外而彭城失守勞苦無功反損威名非用兵之善者也羽遂依增言傳令大軍起行徑回彭城來不知見懷王怎的伐秦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章邯非欲叛王乃趙高迫之也亦非欲投楚乃陳稀迫之也其猶豫處要想○與其棄暗主而不投真王孰若

引刃自決反得忠若不欲據城擁眾以俟其人可也

○收酈生智借張良

却說項羽收兵回彭城來見懷王王曰將軍統兵遠出累建大功破秦之後勲業當與金石不磨也羽又引眾諸侯並降將軍章邯等拜見畢懷王大喜分付大排筵宴犒賞眾將封羽為魯公封劉邦為沛公各休養士卒伺候征進沛公選將訓兵招來四方英俊賢士不數月有蕭何樊噲曹參周勃王陵夏侯嬰柴武靳歙盧縮丁復周昌傅寬薛歐陳沛張倉任敷招集將佐五十餘員統兵一十萬魯公帳下有范增英布季布鍾離昧桓楚于英丁叁雍齒章邯

司馬欣董翳魏豹張耳陳餘共放臧荼龍且等將佐百十
餘員統兵五十萬沛公專行仁義不尚殺伐廣攬英雄撫
安百姓懷王甚愛之每與群臣曰沛公劉邦仁厚長者使
此人職專征伐決能安輯地方撫愛黎庶足可以爲天下
主也魯公威權益重天下諸侯莫敢仰視性暴氣剛人不
敢近懷王甚憚之而不發於言每來奏事懷王出座立與
之語一日細作自咸陽來傳說二世大肆暴虐百姓重足
而行趙高專權害人日甚一日魯公聞知奏啓懷王曰臣
今久練兵馬正好征進以殺此無道豈可容其大亂以害
黔黎懷王曰吾正欲遣汝二公分路伐秦汝今此奏正合

吾意隨召沛公魯公近前諭之曰秦二世無道極矣天人
共憤理當征討但兵分二路未免各有彼此須當與群臣
計議庶絕後爭汝且暫出候吾斟酌得宜然後差遣王召
群臣問曰伐秦有東西二路亦無遠近難易之分但須從
公寫東西二關隨二人各取一關該東者東去該西者西
去自無爭競矣王曰善於是寫二關隨人各取一關沛公
該行西路魯公該行東路領命畢二公各整點人馬停當
來辭懷王擇日啓行懷王曰卿等因秦無道苦虐百姓乃
立我爲王以服人望今我質弱才劣不足以副天下卿等
各領本部兵馬兩路征進如先到咸陽者爲王後到咸陽

者為臣不可負五尺之約卿等安天下之後安置我於閒散

之地以為養老之所乃吾之願也魯沛二公同眾將俯伏

休而後其養老也

於地曰臣等盡心王事務要恢弘帝業建都長安以復周

家之舊臣之志也懷王曰專望將軍捷音以慰我心二公

結拜

拜辭懷王出朝各領兵馬行至定陶會合在一處結拜為

弟兄有意在內

弟兄沛公為兄魯公為弟盃酒會飲盡醉而散次日分路

啟行是時乃二世三年春二月也沛公兵行至北昌邑四

門緊閉城上各豎旗幟大軍不得前進樊噲就要出馬攻

城沛公因諭之曰孤城小邑百姓艱苦大軍一動玉石瓦

解我今行師正欲安民纔至地方即行強暴非王者之師

也三軍聞沛公之言傳入城中鼓動內外父老等來告邑

王者氣象自是不同

令曰我等苦秦苛法如蹈水火今遇沛公大軍到來地方

安堵如時雨之降若復抗拒是逆天也倘一時奮怒城破

之後我等皆為齏粉矣公當開城納降庶為順應邑令御

從父老之言大開邑城門設香花迎接大兵入城沛公稱

下將令省發三軍如有妄取民間一物者即斬首示眾以

此百姓愈加感戴風聲所及傳播遠近隨到郡邑秋毫不

犯各處望風歸附不可勝數一日行至高陽邑有邑令主

德出城遠迎沛公見其人語言精爽器宇出眾因入城延

坐請問賢侯既有降款之意何不從劉邦一同伐秦早晚

西漢書言 卷二
三
得以共議國事。王德拱手啟告，從將軍帳下。某之志也。但某去高陽，無人管理，百姓失所，此心不忍耳。此處有一賢士，姓酈，名食，其家貧落魄，好飲酒，醉後高歌，不拘小節，人呼爲狂士。年有六十八歲，外貌若不足取，胸中有萬斛珠璣，腹內羅一天星斗，知興衰之運，藏治亂之機，真賢士也。酈生信可謂賢士因秦殘虐，焚書坑儒，遂假以酒狂，自縱常曰：吾雖昏醉，終日若遇明王，吾必醒矣。明公何不請酈生爲別駕，早晚咨謀大事，實有補益。沛公聞之大喜，遂煩王德去請酈生。酈生宿酒未醒，被衣出見王德，稱頌沛公之德，因曰：某已薦先生爲別駕矣。先生有此抱負，未遇真主，吾觀沛公，定成

王業，何不往與從之？酈生曰：某聞沛公雖大度，而見賢士多媿侮，恐不以禮接，則枉道從人，反取辱矣。今日先生素有機變，何不抗禮往見，以觀其志？生曰：侯之言是也。遂同邑令來見沛公，方偃牀，使二女子洗足。酈生入內，長揖不拜，而言曰：足下欲助秦以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見酈生老聃，且言語遽峻，乃罵曰：豎儒！天下苦秦苛法久矣，吾奉懷王命，乃由西路伐秦，以誅此無道，何爲助秦？耶？生曰：足下旣欲伐秦，以誅無道，是欲舉義兵以服天下也，豈可偃見長者而先待人以無禮耶？若如此，則賢士去而無與共謀，何足以驅逐天下也？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卽

延、酈生以上坐謝之曰適來不知先生遽到一時有失迎候休怪休怪於是酈生先說六國縱橫後言秦皇無道口如懸河滔滔不絕沛公大喜又問伐秦之計酈生曰足下啟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十萬今欲徑入強秦此所謂驅羊以入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八達之地城中所積糧甚多見今太守陳留守把某往說之若進得陳留以爲根本招集軍馬然後乘機以破關中此爲上策沛公卽遣酈生入陳留陳留令素與酈生善聞酈生至遂接入後堂設酒開叙生日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方秦失政諸侯並起某假酒爲狂遍求真主未得其人唯

見沛公隆準龍顏豁達大度行仁義之師布寬厚之政西行伐秦郡邑望風歸附賢侯守此孤城又當衝要之地倘他兵忽至以強凌弱城破民逃徒延頸受死失此機會甚爲可惜賢侯當思之陳同低首沉思曰先生之言極爲有理但食秦之祿不忍叛秦酈生曰二世殘暴天下切齒武王伐紂四海歸心聞誅獨夫者紂也未聞其弑君也二世今之獨夫也何爲叛秦耶陳同聞生之言卽起謝更衣同出城來迎接沛公沛公同蕭何曹參百十人進城陳同出城設宴管待屯住一月招徠各處人馬增添五萬餘衆沛公深喜以爲得酈生之助也因召生謝曰自會先生以來

下陳留招士卒積糧儲此不朽之功也遂封為廣野君令常在左右以匡不及生日其蒙足下之愛情好雖日密未足以建立奇功為破秦之明甫也過此地有一人乃經濟之才天下之士湯之伊尹周之呂望也若得此人匡輔足下無愁秦之不破也沛公便起問曰此人是誰生日乃韓國人姓張名良字子房五世相韓曾受異人之術每欲為韓報仇恨韓國初立未久尚未舉動耳若此人歸附足下錦上添花美中之美也沛公曰此人既相韓如何肯來生日某有一計誘張良來見却以美言挑之務要歸附沛公曰計將安在生日足下可修書差人只說即今起兵伐秦

為諸侯報讐但缺糧草為軍需欲問韓王借糧五萬石他

明知韓國峯處故設此難以誘張良

若無糧必令子房來見其計可成矣沛公就令酈生為使持書不日來到韓國入城見韓王將沛公書呈上書曰

楚征西大將軍沛公劉邦奉書韓王殿下 伏以始皇

無道并合六國二世殘暴罪惡貫盈百姓嗷嗷恨入骨髓今統大軍布告天下仗義除殘以雪世憤但軍行百里日費萬金所少者獨軍需耳鄰近郡邑十室九空無處假貸敬遣使酈食其借糧五萬石破秦之後加倍償還幸念征討之公非為私費早賜發下以濟急用雖無兵馬之助實得民生所天臨楮懇切萬惟垂照不宣

王覽書與群臣計議韓國為始皇所滅今方初立自費尚缺豈能濟入也群臣曰沛公奉懷王命伐秦實天下之公也借糧五萬石雖不能足其數亦可與其半耳若通無所與恐傷大義幸王思之王正在憂疑問張良出班進言曰且嘗待來使容臣往覓沛公自有方略群臣大喜未知如何

何
總評

酈生薦張良乃人所不肯借張良乃人所不能

○望夷宮二世被害

却說張良因韓國無糧欲往見沛公韓王曰爾去須善為

說詞庶不失兩家和氣酈生暗思此子中了計也即拜辭韓王遂同子房來見沛公良未入轅門尋思酈生借糧實是假意只欲我從沛公伐秦我今來正看沛公是何人却說酈生已與沛公作成圈套專等子房到轅門外先使樊噲來迎子房見了樊噲便暗想此是一開國功臣也及到寨門口只見沛公引着蕭何曹參靳歙盧縮滕公王陵等立在寨門側首看那沛公隆準龍顏正是治國安邦真命主看那蕭何等却是開疆展土眾元勳張良不覺自忖道有一代之君便有一代之臣我今欲來下說詞不想看了這起人不偶然也正是吾師黃石公曾分付着我輔佐

真命垂名萬代今遇沛公不可捨也遂入帳來見沛公納頭起拜畢乃進言曰明公與兵伐秦聞郡邑望風而降所得糧米甚多又何聽狂士之言假以借糧爲由欲張良爲從士耶沛公聞言甚駭愕不能答蕭何在側卽應之曰吾主借糧者實借良也先生來見者實來說也來說而不說者先生見吾王足可以有爲較之力士擊車者百倍矣韓讐可報奇功可立借吾主以成其志所當從之以伐秦而不勞說詞也子房聞蕭何之言卽下帳拜伏曰良之心事足下知之矣願從麾下不敢辭但須告過韓王庶好隨行沛公大喜次日傳令大軍啟行經過均州來到韓國韓王

君臣出城迎接沛公分付三軍不必進城止同酈生張良蕭何樊噲領百十騎人馬拜見韓王因說借糧一事韓王曰國小初立未有積蓄無以應命昨差張良謝罪未知足下以爲何如沛公曰殿下無糧不敢強借今子房多謀素有大志欲借隨征進朝夕得以請教候伐秦之後仍還殿下決不敢久羈也韓王曰張良實不可暫離但將軍爲天下誅此無道願借張良以助將軍破秦事成之後幸分付早來勿失約也時沛公卽拜謝子房亦拜辭韓王隨同沛公一路伐秦共桌而食共牀而寢却說六韜三略細與開陳隨問隨答沛公了沛公、天、授、聰、明、然無一字不通就如曾講究過一般

子房嘆曰我自得受黃石公之教與人講論茫然無知及
今告沛公無一字滯礙雖我數年熟讀亦不過如此明白
誠聰明天授不假人力真英明仁智之主也子房自暗喜
不題却說有人傳說項羽東路伐秦所過地方百里火飛
滿川流血殺人惟恐不勝殘暴與秦無異大失民望百姓
逃竄況兵馬衆多又無以應付一日不過行一二十里范
增累次諫勸羽不聽只任性專行殺伐略無仁愛之意增
亦奈何他不得以此越顯沛公寬仁厚德民心屬望行至
武關有一軍攔路爲首有一將出馬大叫快請沛公出來
相見只見沛公陣上早有傳寬傳弼與來將對敵戰二十

合被來將活挾傳寬戰敗傳弼又高叫我未見沛公亦無
他意見今聚兵三千要取關中情願合兵一處一同征進
子房聞說就上馬來到陣上問來將姓名其人不有意思言只要
求見沛公只見樊噲大怒搖戟出馬呼來將曰汝是無名
匹夫我主公豈可與你相見汝若敵得過我便請主公相
見其人更不答話與噲戰到十合不分勝敗沛公在門旗
內見他求見之切又且武藝出衆遂匹馬挺身來到陣上
便問壯士要見劉邦有何指教只見那人見了沛公有如
此容儀便滾鞍下馬拜伏在地某在此等候日久仰思真
主今始見面適來與諸將對敵不過面試武勇欲我主留

西漢書言 卷二 一六
用耳非敢抗阻天兵也。公曰：壯士高姓大名，其人曰某姓灌，名嬰，洛川人。年少在西川商賈，同伴有五六人，過紫關，忽遇草寇百餘人，吾一人仗劍出敵，遂將草寇殺死，餘黨盡走。道路寧靜，居民至今傳說。昨見秦二世無道，倡舉大義，聚精兵三千，知主公行仁義之兵，所過望風歸附。因此投降我主，願為破秦先鋒。沛公大喜，遂留帳下，與諸將相見。就着領本部人馬攻武關，却說把關守將朱劓知沛公兵到，不敢出戰，分付嚴加守把，多豎旗幟，却具表星夜赴咸陽見趙高，說楚兵兩路攻秦，十分緊急。高驚惶不敢奏知二世，意要遣將調兵抵當，又無人可去。一日十數起奏

報高無法支持，又恐寫趙高賊光景可矣可恨二世見誅，遂託病不朝。見諸公子大臣俱無所建白，二世通不知在宮中恣意行樂。一日夜夢出郊外，忽大林中走出一隻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醒來，急召占夢者卜曰：涇水為崇，宜當遠避。二世乃齋居望夷宮，祭涇，沉四白馬，以此終日憂悶。因問左右：近日各處盜賊兵馬如何？左右各垂淚不敢言。二世愈疑，便問有甚話說。左右奏曰：近日楚兵已寇武關，各路諸侯分兵攻秦，指日破關陞下無罅足之地矣。二世大驚，急差人召高高，以病不能出，乃遣人深責之曰：汝為丞相，兵臨城下，尚爾臥病不起，前日朦朧妄奏，屈殺李斯，今日危急之際，有何理

說高無言回奏在私宅百樣無措手處遂心生一計急陰
奸巨所爲大卒如此
召女壻咸陽令閻樂并弟趙成邀至宅後與心腹家將十
數人乃共謀曰上不早謀國事已壞盡矣兵到武關十分
危急却欲歸罪我一人累及宗族爾等皆是死屬與其被
他殘害不若爾等假設言有賊在宮作亂却調兵卒圍遶
爾等就中將二世誅滅更立公子子嬰爲君且子嬰爲人
仁厚恭儉百姓皆悅服此計庶免家禍閻樂趙成等應聲
曰此計甚妙當日成爲內應詐言有大賊入宮矣可令閻
樂引兵卒追撲內外喧動閻樂就起人馬千餘人至望夷
宮門口遂將守衛人綁縛責之曰大賊入內爾等如何不

能關防守衛者皆曰周圍俱有兵卒守把安得有賊入宮
樂遂將守衛者斬首揮動吏卒殺入有近侍宦者見兵到
驚惶或走或格殺死百十人趙成與樂徑奔二世幃幄前
二世急呼左右左右皆惶懼不能抵闕惟有一宦者扶二
世急欲向後走乃曰爾何不早告我知何使彼乃至此耶
宦者曰臣急走不敢言故得全臣命若有一言決死安得
扶陛下到此言未畢趙成閻樂各持兵刃已到二世前逼
往不得動因數其罪曰足下矯恣橫暴誅斬太甚神人共
怒諸侯皆叛乃自取乖戾以致今日耳非某等敢侵陵也
二世曰丞相今在何處可得見乎閻樂曰不可見二世曰

願以吾言轉致丞相或得一郡爲王可許之乎樂曰不許
呆不死的晏才
又曰願爲萬戶侯可乎樂曰不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列於
諸公子中可許之乎曰不許二世哀求不已閻樂曰臣受
命於丞相爲天下以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轉致於
丞相遂揮動兵卒逼迫不能脫二世乃自殺趙成閻樂歸
報趙高曰二世已自殺矣請丞相更立何人趙高乃悉召
諸大臣公子告之曰二世不從吾諫恣縱暴虐諸侯叛逆
乃其自取吾已殺之況秦本王國始皇稱爲帝今六國皆
復自立矣秦地甚褊小徒有空名耳仍立爲王與六國並
庶免爭奪今有二世嫡姪子嬰可立爲王汝衆議以爲何

如諸大臣公子曰丞相所議甚便趙高遂將二世屍葬於
宜春苑乃同諸大臣公子請子嬰齋戒五日受以玉璽高
等親往致辭上請于嬰曰諾遂同大臣公子至齋所更衣
獨寢趙高安置停當乃回私第去訖子嬰因喚二子密言
曰今丞相高殺二世者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我
齋戒見廟而受玉璽你可同韓暉李畢領兵伏齋宮之外
我自稱疾不行趙高必自來請我來則你引伏兵殺之可
雪諸父之讐也二公子與韓暉等曰其謀極善於是二子
引兵埋伏已了子嬰稱疾不行却說趙高聞子嬰有病不
行遂自請來到齋宮探病不見子嬰只見韓暉等引兵從

外殺入高急呼閭樂等安在早有子嬰二子竝諸甲士已
殺出李舉手起一鎗將高刺倒子嬰出來令斬首號令衆
人將高碎屍萬段夷三族於市胡曾有詩曰

漢祖西來秉白旄子嬰宗廟委波濤誰憐君有翻身術
解向秦宮殺趙高

却說子嬰夷了趙高三族自立為三世皇帝登大位百官
拜舞畢三世謂百官曰朕今初卽寶位楚軍犯境卿等用
何計可以殺退楚兵百官奏曰可速命將距住曉關然後
可以興兵不然咸陽難保耳於是三世以韓榮取沛引兵
五萬來助守將朱勰守關還是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二世夢到頭趙高惡到頭○看子嬰殺趙高處甚暢非
嬰也乃天也亦非天也乃高也

○劉沛公還軍霸上

是時沛公引兵抵關下只見韓榮等守拒要害沛公不得
前進要以兵擊之張良言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襲臣聞秦
將多屠賈之子易以利動願請留壁使人先行通賄却遣
人益張旗幟於關下山上為疑兵使陸賈酈食其等往說
秦將啗以重利待其不備而襲之必然大勝也公從其謀
使人日日遍山插旗幟為疑兵又使食其陸賈往說守關

將士酈生等上關見了韓榮朱劄等施禮訖因以言說之曰今秦無道苦虐百姓天下合兵共伐之非獨沛公一人耳若將軍肯惜天下百萬生靈之苦開關納降沛公沛公保秦楚義帝必以千金賞萬戶侯時將軍之功不輕也榮曰吾食秦祿久矣背之不義先生且退下關待吾等三思後行食其去訖眾將自相商議或有欲降者或有不欲降者兩致猶豫坦然俱無準備次日食其策又上關來見韓榮曰將軍等三思何如榮曰眾人不從奈何食其曰將軍雖不歸降沛公亦深感厚德願以千金與將軍為酬德之資沛公退兵待眾諸侯到時再作區畫榮曰我與沛公

為敵國豈有受金之理食其曰公今不受此禮是與沛公絕情他日天下諸侯到關兼力攻打料此關終是難保公

等那時如何見面不若今日且受此禮以為後日之情公等思之榮曰且權收此禮仍望沛公與眾諸侯講和罷兵免致生靈塗炭先生之盛德也食其曰某即與諸侯轉道此意吾料沛公長者必見從也食其辭榮回見沛公備道前情張良曰可乘此機會正好用計陸續差薛歐陳沛帶領十數人却從小路潛過關去遍山放起火來我却令樊噲引兵在關前攻打使他兩處不能救應決棄關而走吾兵可過矣沛公曰甚善於是令薛歐陳沛帶領十數

人各挑柴擔中間暗藏火砲從小路潛過關去已三日矣却令樊噲等諸將大張旗幟鼓譟前進兼力攻打不想韓榮自受金之後終日飲酒通無準備一見兵到急欲出馬早有人來報關後火起已有人入關又見砲聲不絕韓榮驚惶未及對敵樊噲等已搶上關來大殺秦兵韓榮等星夜逃走追至藍田遂屯住人馬却說韓榮收敗兵整頓隊伍來與沛公決戰公令夏侯嬰與戰後驅大勢人馬一湧殺出榮大敗走入咸陽是時乙未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領兵追至霸上三世正坐韓榮敗走回入奏前事三世聞知大驚謂羣臣曰此事如何有上大夫孚畢出班

奏曰事已極矣陛下可急救一城生靈輒自屈迎軹道庶免自身夷族之禍於是秦王子嬰大哭依言以素車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符璽出宮至軹道傍接着沛公沛公大喜與秦王施禮訖王曰嬰在位無德聞將軍車駕西征情愿拜降以安萬民言訖將玉璽符組與沛公沛公受了言曰爾等既降吾奏義帝不害汝之命言訖乃以屬吏待義帝詔遷於何地秦三世王聽畢去訖諸將言曰秦王苦虐萬民罪不容誅沛公何必縱之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我能寬容而使西略至此也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也於是弗聽入城安民賞勞三軍

西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三年，子嬰爲王，四十三年而降于漢。

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宙，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宙，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爲金人十

二。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

以爲固。良將勁弩，論其明也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亂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若使能效湯武，逆取順守者，必不至於稅駕於霸上劉季也。可勝惜哉！可勝惜哉！

却說沛公打破曉關，子嬰投降，公遂引兵西入咸陽，秋毫無傷，百姓市肆不侈，諸將皆先爭取金帛財物，併庫藏所積，各自分用，獨蕭何入內一無所取。蕭何是箇相國止收秦丞相府圖籍，閒暇與沛公檢看。以此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是時沛公與諸將入宮，見宮殿壯麗規模宏大，有三十六宮，二十四院，蘭臺椒房，重樓玉宇，十分大喜，遂緩步移入後宮，正寢殿中設坐，諸將分班而立。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嬪妃美姬，有千數，意欲居之。謂眾將曰：

秦之富貴亦至此乎！我就居此，以安人心，庶使諸侯無相

良會一陳之功大矣

爭奪。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軍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復諫曰：夫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者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秦惟無道，主公乃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暴，且綰素為資，今始入秦，天下未定，即欲居此，以為樂，諸侯入咸陽，決不相容，是復以此取爭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噲之言，無戀此也。沛公乃封府庫，鎖宮門，傳令引兵還屯霸上，以待諸侯。於是蕭何進言曰：今民苦秦苛法久矣，主公

可約而收之以寬恤百姓則秦民皆悅服王公之德天下

可得而治安也公曰善君臣自是不同次日令人召諸縣父老豪傑至霸

上諭之曰今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誅族偶語者

棄市使汝久不安非民父母為也吾奉懷王約先入關者

王之我今先入關當王關中與汝父老等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罪量情輕重處之悉除去秦苛

法爾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此者為爾父老除

害非有所侵暴汝等無相恐懼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約束耳言訖遂命各回縣又傳令大小三軍不

許騷擾居民如違令者即斬首示眾父老等以手加額曰

不圖今日復見天日矣皆歡聲滿路而去公又使人與秦

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乃爭持羊酒食獻與沛公

饗勞軍士沛公又讓而不受謂眾民曰倉粟頗多未至乏

用不欲費民財耳眾民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也不題

却說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之兵欲西入關乃謂諸侯曰

今河北大定不如入咸陽早定關中眾曰諾遂拔寨起行

來取咸陽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沛公入關還霸大有夾振駟伐總干山立氣象

○范增觀象識興衰

西漢書義平

是日晚項羽大軍來至新城市住人馬羽私出軍中巡聽
行到秦降卒營寨只聽得衆軍卒自相謂曰我等被章邯
逆賊哄誘錯降項羽此人專爲暴虐賞罰不明今聞沛公
寬仁大量不喜殺伐又先入關定爲天下之主恨我等不
能見也言罷各自定鋪宿歇魯公聽罷卽回中軍召英布
等謂曰今秦降卒二十萬皆欲謀反我纔自由出軍中巡哨
聽得正在那裡私相謀議不如先除以免後患你可引三
十萬衆楚軍盡將秦卒誅之止可留章邯司馬欣董翳三
人范增諫勸不聽於是英布引兵二十萬就夜至城南秦
降卒寨中將二十萬人後思至此那得有帝王與他不留一箇盡皆殺之所存者章邯

三將而已可憐二十萬生命盡被項羽令英布坑之是時
章邯等三人大驚來見項羽求免羽曰非爲將軍也昨私
行偶聞爾帳下衆軍卒欲謀反吾故坑之以除後患三將
始安次日引兵又行却說樊噲聞項羽兵來入軍中乃說
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勢強勝今聞項羽號秦降將章
邯爲雍王今在關外其意必欲違約以圖關中若不早爲
定計兵不日至矣沛公曰他若兵來吾必不得此地矣奈
何噲曰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納諸侯軍復徵關中兵自
益以距之可也公曰善於是使薛歐陳涉領兵守關距羽
是時羽兵至關下使人探聽回報沛公令人把住關口前

哨不得進。范增曰：劉邦先令距關，定欲王關中，如懷王約也。公二年苦戰，百計勞心，一旦爲他人所得，豈可忍然不動於中乎？羽曰：料劉邦兵不滿十萬，強不如章邯，豈敢距關以敵我耶？增曰：亦當急令人攻打，仍遣人致書與彼，達知。庶遵懷王之約，不失前日兄弟之好，免諸侯議論。羽隨令英布領十萬人馬，鼓譟攻打薛歐、陳沛。只是緊守，不敢出戰。羽又遣人寫書與沛公，用箭射上關來。薛歐等得書，就差人報知沛公，說羽攻打甚急。沛公召張良、蕭何等衆將，拆書觀看。書曰：

魯公項籍致書於劉沛公帳下。前日與公共受懷王之

約，結爲兄弟，與兵破秦，誅此無道。今公得先入關，雖謀猷方略之速，然非吾之立懷王以服天下，降章邯以制諸侯，公何能以至此耶？乘人之功而奪爲己，有大丈夫所不爲也。乃今距關不欲吾入，然此關可能久距而不破乎？見今兵雄將勇，破關如拉朽耳。關破之後，公何面目以相見乎？幸早開關，仍存大義，不失兄弟之情。然破秦之功，先入之約，諒自有處也。公無惑焉。籍再拜。

沛公看罷書，問曰：此事如何？良曰：項羽兵勢強大，此關豈能久距？倘攻破之後，彼衆我寡，彼強我弱，終爲所虜也。不若做箇分上，開關着他進來，臣等自有善解之術。公卽差

人執符節分付薛陳二將開關着楚兵進關二將上城大呼曰着楚軍答話只見英布一馬到關下二將曰沛公命將善爲說辭將守關者非距楚也距他盜也適見魯公書卽令某等開關請魯公人馬進關英布聽說卽差人報入中軍催儼前後大隊人馬陸續進關至鴻鴈川下寨魯公安定大營先差細作十數起各處打聽沛公到關如何行事好作預備細作去半日至晚歸寨將沛公行事從頭告訴一遍魯公聽說暗思劉季到關中觀其所爲決要遵懷王之約我却着他空指望一場關中還是我得不題魯公暗自忖度却說范增也差人打聽沛公行事心中甚是不樂到晚人靜

時候邀項伯徐行緩步來到鴻鴈川迤西高阜處所只見萬籟無聲一天星斗范增與伯低言說賢公亦知天文否伯曰某自幼有一友人乃韓國人他常說爲將之道須知天文察地理辨風雲觀氣色方可行兵以此某嘗習讀此書頗知大略願先生指教增遂與伯定睛觀看先步躡躑次按經緯有五星纏度有十二周天有二十八宿方向有九州分野有三百六十五度分至啟閉晦朔弦望何爲北辰何爲南極何爲左輔何爲右弼何爲魯公之景運何爲劉邦之徵瑞周環看了一遍只見鴻鴈川寨中殺氣彌空將星甚壯但隱伏之間運氣不遠及觀灞上帝星明朗五

彩龍成如水之始達如日之初升綿綿迭現耿耿悠長東
井聚奎壁之光灞陵顯真命之象雲籠旺氣星照本宮增
看罷與伯曰公以爲劉項如何伯曰帝星結彩似應灞陵
旺氣朦朧擬在劉季如我楚營不過成武立鎮殺氣剛風
主能制伏群雄耳增嘆曰昔日徐州天子氣今朝灞上帝
星明公之所見亦得其彷彿矣伯曰公以爲何如增曰徵
祥雖寓於天象盛衰實決於人事申包胥曰天定固能勝
人人定亦能勝天吾今委身事楚豈有二心竭盡忠謀死
而後已縱使天機有在豈肯少變其心哉伯曰先生可謂
忠誠矣增曰今日之事惟公與我知耳不可使播於外也

後史官詠增之忠其詩曰

既識天時歸漢業如何籌策更誅劉只緣事主心無貳
忘却雲成五色秋

次日魯公陞帳聚集大小將官正議事間轅門外小校報
說有沛公左司馬曹無傷差人持書報機密事羽曰召進
來其人持書上見羽拆書觀看書曰

臣左司馬曹無傷頓首百拜上啟魯公麾下竊謂天下
苦秦殘暴百姓不能安於一日幸賴明公神武干戈西
指嬴氏束手制伏諸侯四海仰德明公之功金石不磨
也若如沛公碌碌不過因人成事耳假借威力僥倖入

關正當掃廬候令，仰聽指揮，庶不沒人之善，而佐成王業可也。今乃遣兵據守，恐難支持。姑從昨命，智賺入關，意要整甲揮戈，與公爲敵。布告中外，必欲如約。以王關中，臣雖沛公部下，而實楚臣也。於心不其特書上啟，非有素恨，實爲天下之公論也。仰惟明公察焉。

魯公看罷，書大怒，召范增等計議。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鄉人最賤惡之。今入關中，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與民約法三章，安撫百姓，要買人心，其志不在小也。吾夜觀天象，見雲成五彩，天子氣也。明公急早差人攻擊，不可待養成根本，恐難動也。」魯公卽點兵攻打，未知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總評

范增旣見天子氣，沛公便不可動。何復引包胥之言，做此等癡事。

○項伯夜走救張良

却說魯公正欲點兵，范增止之曰：「此時且未可。就行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沛公兵有十餘萬，將有樊噲等五十餘員，況先到關中，深得民心，手下謀士甚多，但有準備，我兵初到，未可遽動。某有一計，今晚三更時候，整率人馬，分兵兩路，殺奔灞上，擒劉季殺了，以絕後患。」羽曰：「善。」隨卽分

西漢漢書 卷二
付諸將、照各營點札兵馬伺候不題、却說項伯知道這個消息、暗思友人張良見在灞上、若今晚倘打破營寨、玉石俱焚、張良性命難保、若欲差人密報、恐兩家俱有伏路軍校、又恐去人不的、反惹起事來、等待近晚、我親走一遭、方得停當、不說項伯在此思想、張良同沛公議事畢、回到帳後、偶看天上氣色、雖將近晚、忽見東南方隅上生一縷殺氣、十分利害、中間却有一段慶雲、藏在內、復又到中軍來、沛公曰、先生如何尚未歇息、良曰、方纔見天上氣色甚不好、今晚必有楚兵來劫寨、其勢不小、須急作準備、沛公曰、劉邦兵微、將寡、楚兵勢重、如何敵得過、願先生妙策解救、

良曰、雖殺氣太重、而內有慶雲、守宮保護、似有救處、明公放心、自有方略、後史官讚張良天文精妙處、詩曰、

未及初更星尚稀、東南殺氣透天機、子房若不神先見、十萬貔貅已被圍、

又說項伯等到黃昏時分、牽一疋能行快馬、出到轅門外、方纔要行、只見丁公攔住、便問老大王要往那裡去、伯曰、急欲打聽軍情事去、丁公見是自家人、又是魯公至親、更不細問、項伯離營、加上兩鞭、急走如飛、將近灞上、有二十里、忽有巡哨副將夏侯嬰攔住去路、就問汝疋馬夜行、又無從人、急往灞上來、有何事幹、伯曰、我要見張子房、有

急事相告，夏侯嬰就同項伯到子房營寨，先差把守門旗寨校傳報與守門官，守門官傳報入中軍左哨，然後夜巡官擊柝三聲，中軍左哨小角門開半扇，有一健將出來，高聲問道：有甚軍情？只見週圍排列旗幟，營嚴整隊伍，十分齊備。項伯看罷，尋思：沛公不同小可，前范增看他後日必有大貴，今觀營寨，便見虛實。當時夏侯嬰近前傳說：某巡視左哨二十里遠，遇一男子，不知姓名，自稱與子房故友，疋馬隻身，亦無軍器，未敢擅進，專候台旨。那健將復又進內傳報，張良正與沛公議事，來人忽報有子房故友在外，急欲來見，張良大喜，此必慶雲之兆也。張良急出，與其

人相見，乃項伯也。良遂邀於帳後，項伯將魯公劫寨一事告知子房，就要起身。良曰：沛公借我隨軍，今聞急而不顧不義也，不可不告知。請公少坐。良轉入中軍見沛公，具說前事。公曰：此事如何？良向公耳邊附耳，如此如此。良出見伯曰：請見見沛公一面，以訴衷曲。伯曰：我之來此，專爲子房也。何必復見沛公？良曰：沛公長者，不可不一見也。再三固請，項伯遂同子房入見。沛公整衣出迎，延之上坐，備說魯公嗔恚之意。沛公隨置酒管待，告訴衷情。彼此各無嫌疑。沛公曰：聞公有賢嗣，未婚配，如不棄願，將吾女與公子結爲婚姻，以報今日之德，仍望回營將劉邦所告真情乞

賜轉達決無抗拒之意倘魯公同心某得再造皆公之賜也伯謝曰兩家據敵智勇相角與公結好恐人疑議某不敢奉命也良曰不然劉項曾拜兄弟受約同爲伐秦今得入咸陽大事已定矣結爲婚姻正是相當又何辭焉張良遂將項伯衣襟與沛公衣襟結在一處用劍各分一半與二家收執項伯好手段只得依允與沛公行禮又飲酒數杯伯辭謝曰明日不可不早來鴻門見魯公以解此怒所告之事某與公轉達料魯公必不見罪也張良遣夏侯嬰領二十騎軍卒送伯回營却說二更時分范增請魯公此時好動人馬魯公卽陞帳查點諸將佐內中少項伯增曰項將軍

如何不在了公曰項老大王黃昏時候一騎馬出營向東走被我攔住問大王何往大王說打聽軍情事走得甚緊增曰明公不必動兵項將軍定是走漏消息他那裡決有準備若去反中其計矣羽曰我叔父爲人忠誠又是至親豈有向外之理先生不必多疑增曰項老將軍雖不向外但機事須要嚴密若少有漏洩便難舉動古人云機不密則害成今晚不必動兵再作區處言未畢人報項老大王到來項伯入著營來羽問曰叔父何往伯曰吾有一故友韓國人姓張名良與我極厚恐今晚動兵此人難保我密與他一言着他迴避因問劉季入關事體他說劉季竝無

毫釐別意，遣將距關，不過防秦盜耳，非敢距楚也。寶物子女俱封鎖，不敢動于嬰，亦不敢發落，專候魯公。某想來，若不是劉季先入關，我等如何兵不血刃，容易便得入關？此亦他有功處。人有大功而聽小人之言，反要加害，似於理不可。他明日要來謝罪，公可從容相待，庶不失大義。羽曰：就叔父所言，劉季似無大罪。若今動兵，反使諸侯耻笑。增曰：某之勸公殺劉季者，以劉季自入關來，約法三章，要買人心，其志實要謀取天下。若今不早除之，恐生後患。老將軍被張良說詞瞞過，未可准信。幸明公思之。伯曰：先生殺劉季自有妙策，又何必夜半劫寨爲此襲取之道哉？羽曰：

叔父之言是也。先生當再定計。增曰：某有三計可殺沛公，請明公決之。不知此計何如下回便見。

總評

項伯之救張良，實救漢也。不然，豈不知張良爲沛公謀主而獨救之也，救則並救矣。

○賀亡秦鴻門設宴

却說范增進言於魯公曰：劉邦乃心腹之患，今日乘此機會，不卽誅滅他，日養成胚胎，明公悔之晚矣。某有三計，第一請劉邦赴鴻門會，未入席時，明公卽責入關三罪，如彼不能答，拔劍斬之。此爲上計。如公不欲自行，可令帳下埋

伏二百餘人。沛公入席後，某舉所佩玉玦為號，即喚出伏兵殺之。此為中計。如二計不成，着一人斟酒勸沛公大醉，酒後必失禮，因而殺之。此為下計。若依此三計，殺沛公必矣。羽曰：三計皆可。於是羽傳令各大小眾將，俱要準備。差一伶俐小校，下書請沛公赴會。小校持書來灞上，見沛公，其書曰：

魯公項籍書奉沛公帳下初與公受懷王約，共伐暴秦，以安黎庶。幸今天兵西下，子嬰授首，關中收附，嬴氏族滅，神人咸悅，凱歌允奏，百工之績，三軍之勞，宜陳宴樂，以慶亡秦。公為元勳，禮請端席，惟乞早臨，以倡羣僚。不

宣

沛公看罷書，與張良、鄒生、蕭何等計議。此會非嘉會，乃范增畫策，生死所係，不可輕往，恐入陷穽，性命決難保也。諸君以為何如？蕭何曰：魯公兵馬勢重，難與抗衡，不若修一封回書，差一能言之士，將關中所有納歸項氏，別求一郡修整兵戎，再作區處。鄒生曰：某願下書就往說之。良曰：二公皆非長策。昔伍子胥保平王，赴臨潼會，十八國諸侯莫不景仰，齒相如使秦，完璧歸趙，天下賢之。良雖不才，願保明公。赴會使范增無以用其智，魯公無以施其勇，管教無事而回。他日仍為天下之主料，魯公不致加害也。沛公曰：

全仗先生妙策隨打發小校回復魯公明日早赴會却說
范增告魯公曰劉季明日赴宴明公當記前日所云三計
不可失也魯公又分付將校排列齊備命丁公雍齒守把
寨門不許人擅入次日沛公領輕騎百人心腹將佐五人
子房樊噲靳歙紀信滕公徑赴鴻門會來一路心懷恐懼
不時便叫張良近前曰劉邦此行十分憂疑恐有不虞先
生何以處之良曰明公放心我自方略但昨所云應答
之言須照此回復自然無事矣正話間忽有一枝軍馬到
來干戈燦燦甲士雄雄爲首一將乃英布也大呼曰奉魯
公命來接沛公下馬行禮畢先行沛公隨後到轅門有陳

平出迎立於道側沛公方欲進只見營中威武森嚴金鼓
大作沛公立住不敢行復叫張良曰魯公營內恰如戰場
一般全無宴會和樂之意似不可入良曰公既到此進則
有理退則甚屈如一回步必中其計矣公可少立待良入
見魯公然後進營不遲良徐徐緩步入營有丁公等把住
轅門不放良曰稟復魯公有沛公借士張良來見丁公入
營見魯公曰轅門外有沛公借士張良來見公曰如何爲
借士范增曰此韓國人五世相韓爲人極有見識今隨沛
公爲謀士此來必下說詞公當先殺此人去沛公一肩臂
矣項伯聞此言急止之曰不可魯公今始入關正要收天

下之心使多士如雲方成王業如何無故殺此賢士況張良與伯甚厚如公愛之某當薦舉麾下此人足有裨益也公分付了公召張良進見良入營見魯公全裝甲冑仗劍而坐良曰某嘗聞明王之治天下也耀德不揚兵善御世者在德不在險故大賈深藏而不露巨富蓄財而不後勢強示弱而不暴兵多遠駐而不見此老成長慮識見高卓者之所爲也適見明公宴設鴻門約會諸侯誠一時之美舉也某意到此必笙歌節奏賓主交歡喜百姓之奠安慶暴秦之殄滅宴樂竟日盡醉而散不意甲士環列戈劍森嚴金鼓大作一團殺氣致令人心不安各思迴避况明公

九戰章邯制伏天下誰人不知何人不懼不待示強而自強不待言勇而自勇又何必大張聲勢而後見其威武哉見今諸侯在外見明公全無賓主之禮所以懼而不敢進也某不避斧鉞入營進見幸明公察焉魯公聞張良所言有理遂令甲士退後離營一里遠金鼓少息去甲冑并寶劍更換官服請衆諸侯進營了公等分付各小校傳令不許多帶從人止許帶文臣或武將止一名伺候答應沛公帶張良進見不敢行往日兄弟之禮却趨立階下鞠躬再拜稱名上見曰劉邦謹候明公麾下魯公正色而言曰足下有三罪可知之乎沛公曰邦乃沛縣亭長偶爲衆人所

惑舉兵伐秦得投麾下凡有進止惟公指揮豈敢肆行無
忌干冒威顏耶魯公曰足下招納降王子嬰遂爾釋放惟
知獨擅而不知王命罪之一也要買人心改秦法律罪之
二也拒關遣將阻諸侯之兵罪之三也有此三罪何為不
知耶沛公答曰容那一言申明心曲且降王子嬰委心投
首若遽爾殺之是獨擅也暫令屬吏以候明公發落非敢
釋放也秦法暴酷百姓如在鑊中懸望垂救不速為更改
則法存一日民受一日之害也邦急為更改正欲揚公之
德使百姓莫不曰前驅到關者既能撫愛百姓而為王帥
者又不知如何撫愛百姓也又遣兵拒關者非阻將軍也

恐秦餘黨復作不可不防也今日不意復見明公於此邦
之幸也明公如念素好俯賜憐憫乃人君之度也豈敢伴
為不知耶魯公是個性剛的人最喜人奉承聽了沛公這
話全無一毫殺他的心遂以手扶起沛公便道非籍遽恠
足下只因爾帳下司馬曹無傷之言故明足下有三罪不
然籍何以至此沛公又再拜稱謝遂相讓入座魯公坐了
主席眾諸侯以次皆列坐范增張良項伯亦得與坐大吹
大打作起軍中樂來勸酒范增見第一個計不成又見魯
公無殺沛公之意埋伏的人亦不敢動遂以所佩玉玦連
舉三次魯公見沛公謙遜柔和暗思劉季為人便能成得

甚事范增只勸我殺他今日請來赴會無故便行殺伐反使諸侯笑我無能以此不從范增之計增見魯公不看玉玦心內急躁便使陳平斟酒以目達意陳平便舉杯向沛公前勸酒那陳平細看沛公隆準龍顏有天日之表便尋思沛公非常人也他日定有大貴若順增意是逆天矣於是斟酒向魯公處多向沛公處少沛公已會其意遂不致失禮此是陳平識沛公為真命所以有意救援後史臣有詩曰

漢業悠悠福祿深范增徒費虎狼心陳平識得真天子故向筵前酒左斟

范增見三計不成自嘆曰若今日不殺沛公他日必成大患因避席急出要尋個殺沛公的人正無措劃却見一壯士在帳後彈劍作歌曰

我有一寶劍出自崑崙西照人如照面切鐵如切泥兩邊霜凜凜匣內風淒淒寄與諸公子何日得見兮

范增聽罷大喜這個人便可殺劉邦此人姓項名莊乃魯公族人范增便附耳與莊言曰君王為人雖性剛中無決斷今日鴻門會專為殺劉邦而設却再三舉玉玦全不理論若今日放了劉邦後日再無此機會矣爾可入筵前以舞劍為樂因而殺劉邦爾之功不小也莊遂撩衣大步

筵前日軍中之樂不足觀其願舞劍與諸公侑酒遂拔劍起舞其意常在沛公張良見莊舞劍有殺沛公之意此際亦危急以目視項伯項伯知張良之意亦出席拔劍曰舞劍須對舞霜鋒交錯可以奪目庶足以為娛諸公之樂羽曰諾項伯仗劍與莊對舞常以身羽翼沛公增深恨之張良見事急且項伯雖身翼沛公而力尚未加遂出席到軍門外丁公雍齒攔住子房先生何往良曰欲出取玉璽陳平在後已解其意便高叫曰魯公性急快放子房出去丁公等只得放出子房到外見樊噲曰今項莊舞劍意常在沛公事甚急矣將軍當如申噲救莊公奮不顧私勇不惜命今日鴻

門困王將軍若不捨命救援倘王公被害千載之下有媿申噲矣噲曰先生放心願學申噲救王如有退避非丈夫也噲大步便行良曰你且後來待我先入營丁公等復攔住問曰取的玉璽安在子房用手回指撐着衣補遂瞞過二人來到筵上見項莊項伯猶自舞劍樊噲至寨門外大呼曰鴻門設宴隨從人通無毫釐酒飯我見魯公討些酒飯喫遂帶劍擁盾徑入丁公等意要攔當怎當樊噲力大將把門軍士都撞倒直進到中軍披帷而入用劍將帳帷挑起直到魯公面前仗劍而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魯公便問壯士何人子房起身曰此沛公驂乘樊噲也又問來

此何幹噲曰聞大王作亡秦慶賀之宴無分大小皆賜酒
 食惟噲從早至午尚未得食肚中饑渴實是難忍告求大
 王一食羽命左右賜酒一卮噲一飲而盡又賜生彘一肩
 噲以所仗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哉汝復能飲乎噲曰臣死
 且不避卮酒安足辭魯公曰汝欲為誰死耶噲曰秦有虎
 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今懷
 王與諸侯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
 咸陽秋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勞苦
 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乃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
 人此又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見今二士舞劍意

在沛公臣不避誅戮干冒盛筵一則為饑渴而來二則為
 沛公申此屈抑此臣所以死且不避也羽回嗔作喜曰沛
 公有如此驂乘真是壯士遂令項莊不必舞劍須臾沛公
 見羽大醉只說入廁即出轅門丁公雍齒攔住張良急出
 曰傳魯公令眾諸侯不勝酒力着放出隨後陳平亦出急
 呼着放出沛公丁公只得放出樊噲保定出營有斬歙紀
 信夏侯嬰同從人接着沛公急趨灞上范增因計不成又
 見魯公大醉甚惱恨退去後帳納悶以此沛公得脫此難
 後胡曾詩曰

項羽鷹揚六合晨鴻門開宴賀亡秦樽前若用謀臣計

范老要氣壞了

項羽愧否

豈作陰陵失路人

又有詩曰

鴻門項羽列干戈，宴賞亡秦布網羅。今日若非樊噲力，沛公焉得漢山河。

不說沛公脫難，却有一人在帳後彈戟作歌曰：饑熊下山，揭石見蟻，吞之入喉，不妨咳嗽而出，危乎哉！危乎哉！子房聽知，看其人黃白面皮，神清氣爽，執戟而立，只是冷笑。良問曰：壯士如何冷笑？其人曰：范老空費心，張良能識主。今日脫鴻門，他年鎮寰宇，遂不再言而去。良嘆曰：此真賢士也，不知是誰。

總評

此宴乃劉項大戰一場分定乾坤處，第一子房之謀，第二樊噲之勇，第三陳平項伯之局，全增羽拙計，終不能成媿矣。媿矣。

○項羽殺嬰屠咸陽

却說張良見作歌之人語言出衆，堪薦舉歸輔沛公。正欲請問姓名，只見人報魯公酒醒，要尋沛公。張良急急轉到帳前，曰：沛公力不勝酒，已告過大王，蒙分付着回灞上去。留張良在此謝酒。羽大怒曰：劉邦不辭而去，汝尚巧說范增聽得，羽發怒急來見魯公，曰：劉邦言雖柔，和實含奸詐。

前獻三計明公通不見信今觀不辭而去實是欺侮放沛

公回灞上皆是張良公不可聽遮飭之詞羽聞增言愈加

暴怒分付左右將張良斬訖報來正是堪嗟韓國張良辯

難出巢人范老機只見張良大叫曰冤哉冤哉大王勿怒

臣乃沛公帳下一借士臣本韓國人沛公原非主也臣何

故與他遮飭大王威鎮天下誰人不懼若殺沛公反掌之

易耳何必以設宴為由筵前殺人甚非長策使天下諸侯

聞之皆以大王不敢與沛公為敵却賺來鴻門殺之縱得

天下不能名正言順百世耻笑也願大王赦臣回大王將

傳國玉璽并各樣珍寶取來獻與大王那時即位為天下

之主名分自正天下歸服若今日殺臣使沛公聞之決逃

走他國將玉璽或獻與他人或棄毀不存大王失此重寶

豈不所見之誤耶魯公聞張良之言急着放了便曰子房

之言是也不然使天下人笑我之怯況我干戈已定四海

歸項羽雖無謀其徒勇處亦自好看心量劉邦如草芥耳豈足與我為敵若聽范老之言幾

壞我事遂令張良回灞上快將玉璽珍寶獻來若復抗違

決統百萬雄兵將灞上踏碎汝命亦難保矣張良曰謹遵

大王之命便拜辭回灞上來見沛公沛公再三稱謝若非

先生劉邦之命休矣即將曹無傷掣出斬首示眾沛公因

問張良魯公有何話說良曰彼因明公回灞上意欲殺我

被我一篇言語說過要我明日獻玉璽珍寶不可失信須當與他沛公曰玉璽乃傳國之寶恐不可與人良曰不然得天下者在德不在寶若明公吝而不與必惹刀兵終為他所得矣不若做個人情明早某持去獻與他他見之決喜凡事皆不計較我却得以從容圖大事此所謂捨小以取大也沛公曰善次日張良持玉璽并珍寶赴鴻門來見魯公令人傳入遂拜見將玉璽并珍寶獻上曰沛公昨日蒙賜酒今日尚病未起恐失信使小臣獻上乞賜收錄魯公見玉璽并各樣珍寶陳列几上光潤無瑕真天下之奇寶也心中甚喜內有一寶乃照星玉斗遂命范增曰此寶

甚佳與先生珍玩增接玉斗在手擲於地上以劍擊碎曰范老亦不天下事去矣我輩皆為沛公虜也此物奚用焉魯公怒曰為臣之道不敢齒君之路馬古人云君賜食必先嘗君賜生必畜之况玉寶乎我方賜爾爾即擊碎是何道理增曰齊威王耻魏惠王寶照車之珠言不過照百乘我有四賢臣可照千里是古人重賢不重寶也臣今所重者沛公之首乃天下之至寶也明公不聽老夫之言遂失此機會今却受此無用之物此臣有激於中所以擊碎非虛君之賜也魯公曰沛公怯弱終不能成其大事增曰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滅楚子今

明公不殺劉邦此人必與公爭天下矣今若放之正如放龍歸海縱虎入山欲再拘攣不亦難乎良曰不然大王威武天下莫敵力能扛鼎勢能拔山九戰章邯力降子弟各國諸侯肘膝而見較之鄧侯楚子天壤懸絕况沛公入關凡事不敢擅專等候大王可見無遠大之志今若比文公晉侯抑又過矣魯公曰料沛公無能為也張良爾且隨我議事沛公且用你不著增曰大王前日要殺張良被他掩過今又留在左右恐非心腹明公察之羽笑曰先生過慮張良不過一儒士耳在我側有何欺誑增曰明害者可防暗損者難測明公更思之羽曰匣有寶劍誰當我哉遂不

聽范增之諫張良只是暗笑後人因增擊碎玉斗有詩挽之曰

下馬墳前奠酒漿知君懷恨與天長此詩笑殺范老乞骸歸故言何晚玉斗揮時楚已亡

却說魯公召眾將計議曰關內已破玉璽已得但降王子嬰尚未來見諸侯如何賓服可差人寫書與劉邦討子嬰來誅之則大事定矣遂脩書一封差人赴霸上討子嬰沛公見書曰

我與爾共伐暴秦一掃黔黎拯民塗炭吾今入關已十餘月矣三世子嬰久不來見此必爾占愆不發意或他

圖我統大軍與爾試武爾以為何

沛公觀罷書召諸將議曰項羽今已違約意王關中書取子嬰作為降楚塞諸侯之口復懷王之命意欲不與恐致動兵意欲與之甚失初意諸將曰羽勢不可敵當以子嬰與之倘羽誅戮愈見明公寬德天下自有公論沛公召子嬰出諭之曰爾前日歸降念一國王爵順天投首不忍加誅即時釋放不意魯公違約欲王關中今日持書來取爾當備寶貨婦女投獻彼貪而好殺若得金寶彼必喜悅而全爾之命爾宜速往不可自誤子嬰大哭曰既降沛公已得王矣今復投見魯公性命決然難保諸耆老公子曰沛

收拾人心

子嬰一哭亦足為劉家

公長者寬仁容眾決不可失也俯伏在地沛公曰魯公威

武甲天下不可抗違若或延遲定遭毒手眾公子耆老曰

不可降不可降不如棄咸陽而走尚可以延性命耳子嬰

曰我若逃去百姓決遭殘虐我為君不過數日又無恩澤

及民使民被害吾不忍也眾人聞子嬰之言莫不下淚子

嬰仍來軹道傍請見只見層層甲士燦燦兵戈萬縷征塵

一天殺氣魯公一馬當先看那子嬰時素練纏頭縞衣拖

身一繩繫背口啣款表魯公接過表來觀看表曰

始皇之孫扶蘇之子三世子嬰上言伏以秦祚中絕羸

圖失守七廟亡祀享之禮四海陷塗炭之災大喪人心

西漢書 卷二
遂至九解玉符西指六國從風黃鉞下臨羣兇束手威
令衍不速之命神武昭不殺之恩臣嬰等非敢望祖廟
以承宗惟求守墳墓而延日百口荷再生之福一門沾
重見之光早賜生全願投肝膽周封不斷姬錫有根湯
王存夏后之宗遂成六百之統武王樹殷冑之後乃開
八百之基大王繼殷周而王關中存嬴秦以弘楚胤臣
嬰等下情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魯公看罷表文曰爾祖虜六國之子孫害天下之百姓遺
患於汝汝有何說子嬰曰廢關東六國者乃先祖始皇之
所爲非臣之罪也大王必欲殺臣臣亦不敢怨但咸陽遭

二世殘暴百姓未得安生一日今日大王入關百姓已再
覩天日矣願殺臣以雪天下之恨惟望存百姓以服天下
之心臣雖死猶生大王德威兼盡矣殺此可憐嬰言未盡魯公急喝
英布下手只見英布一劍將子嬰殺了霎時間愁雲藹藹
黑霧漫漫四下悲哀不絕後史官有詩曰

始皇死後誰人念胡亥身亡竟不哀惟有子嬰誅軼道
愁雲愁雨瑣樓臺

却說秦民見殺了子嬰又見天日昏暗一齊吶喊振動天
地盡道沛公有德萬代爲君魯君不仁滅門絕戶那魯公
聽得這話大怒便傳令着大小將校盡將咸陽百姓殺死

范增急下馬來諫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范老鴻門之後既不能急流勇退殺嬰之後尚且助紂爲虐可厭可恨

項羽違約僭王號

魯公見秦父老宗室齊聲發怒欲盡殺之只見范增急下馬至魯公前大呼曰不可不可昔劉邦入關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深得民心今大王恩信未施先殺子嬰却又殺咸陽百姓恐人心一失天下不可圖也魯公道我今率天下諸侯共伐暴秦子嬰乃秦王也如何不殺只百姓齊聲毀辱我卽是叛逆若少有留定爲後患增曰昔魯公殺一無

罪宮女遂致九年旱景公怒殺宮妃臺傾三里只因無罪殺人化爲飛蝗殘食五穀故古人云一夫啣恨六月飛霜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今愁雲黑霧因是無罪殺了子嬰以致上天垂象可憐百姓無辜若行屠戮有傷和氣范增正苦諫中間只聞咸陽百姓喊聲不止魯公愈加忿怒不聽增諫隨令吳布催僭人馬大肆屠戮一時殺秦公子并親族八百餘人文武百姓四千六百餘人積尸滿市流血滿渠咸陽百姓閉門關戶路上通無人行魯公尚怒氣不息又要將咸陽一城百姓盡數殺滅范增見了放聲大哭復又向前攔住以頭低馬首而諫曰昔湯王時天下大旱

湯以已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三日遂大雨
 湯捨身尚為百姓况秦民無罪今一旦屠戮上于天和夫
 王獨不懼之乎曾公見增苦諫然後傳下將令着三軍收
 兵遂徑入秦宮週迴看了一遍只見樓臺掩映殿宇巍峩
 乃歎曰秦有如此富貴而不能守可惜可惜增曰只因殘
 虐百姓不聽苦諫乃至此耳羽默然不答遂出宮至本營
 天色已晚羽命掌燈請增議事增至帳下羽曰今既入關
 已得玉璽又殺了子嬰秦已滅矣天下不可一日無王吾
 欲繼此而王於關中先生之意以為何如增曰諸將佐從
 明公遊者不過望封侯蔭子攀龍附鳳以享富貴耳今明

公此舉正合衆人之意但須請命懷王討一道詔肯然後
 即王位方各正言順免天下議論羽曰善遂令項伯赴懷
 王處請命一日伯到彭城致命懷王懷王曰吾前已有命
 但先入咸陽者為王又何必請命伯又再拜致命曰魯公
 功高望重沛公力弱勢孤不若大王命魯公為王足以鎮
 撫關中懷王曰不然信者人君之大寶前約已定若復更
 張是失信於天下矣爾速回但如約耳伯辭懷王回見項
 羽項羽曰懷王詔命如何伯曰懷王惟以先約為主不肯
 發詔我又再三懇告但曰如約耳羽大怒曰懷王乃吾家
 所立又無征討之功何以得專主約也况平定天下之績

皆諸將與吾用力耳。今乃仰求于人，非大丈夫之所爲也。遂令擇日土號。范增曰：尊號須要合古，又要稱上意。若要停當，必是問張良。他多讀書，最知歷代尊號。如若合上意，便是忠於大王。若愚欠當，就是欺昧，不肯實說。大王當殺之以正國法。魯公隨即召張良。張良正從灞上來，方欲見曾公，聞召即至。曾公曰：我欲王關中，但未有尊號。聞汝多讀書，五世相韓，必知帝王尊號。務要斟酌，停當要服天下。諸侯良自思：此必是范增見識，將這個擔子放在我身上。若我正名上尊號，定致曾公猜疑，却用讒言害我。我只從頭說起。隨他自揀。張良便曰：尊號各有不同，容臣細說。任

大王揀用。自古聖帝明王有天下，必有國號。如三皇之後，有五帝。那五帝少昊、顓頊、帝、堯、舜、禹。堯帝舜，少昊帝，各摯字青陽。姬姓也。以金德。王天下，建都於曲阜。鳳皇來儀，遂以鳥名官。在位百年而後崩。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亦姬姓也。以水承金。在北方。王冬。佐少昊治天下，十二歲而冠。二十歲登帝位。以水紀官。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帝嚳亦姬姓也。其母不覺生而神異。以木承水。建都於亳州。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而崩。帝堯，姓伊祁氏。其母慶都。懷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命名曰放勳。眉有八彩。豐下。鏡上十五歲。佐帝摯。受封於唐。年二十登帝位。以火承木。

建都於平陽，景星耀天，甘露下降，鳳皇止於庭，芝草生於郊，厨中有生肉脯，其薄如翼，鼓動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在位五十年，舜攝位二十八年，壽一百一十八歲而崩。帝舜姓姚氏，其先出自顓頊，母見長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字都君，家於冀州。以土承火，年八十一歲，即帝位，九十五歲，使大禹攝政，壽一百歲而崩。此五帝也。蓋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事干戈，不行殺伐，揖遜有天下，大王可稱之乎？羽尋恩，我殺了子嬰，以征誅天下，有媿五帝，似此不可以稱號，乃曰帝，號恐未穩，汝可說王號如何？良曰：五帝之後有三王，夏商周是也。夏禹土姓，姒名，文命

字高密，長於西羌，堯命爲司空，繼父鯀治水，以金承土，都安邑，壽百歲，相繼十九王，共四百三十二年。殷乃帝嚳之後，姓子氏，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身長九尺，臂四肘，有聖德，放桀於南巢，即天子之位，以木承金，年百歲而崩，相繼三十一王。享國六百二十九年。文王因商紂無道，修德政，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繼立，觀兵於孟津之上，四年始伐紂，爲天子，以木承水，年九十三歲而崩，相繼三十六王。享國八百六十七年。此三王也。克勤克儉，敦仁尚義，厚德好生，不私一身，而專爲百姓，如治水之勞，禱雨之勤，諫紂致囚，皆是三王盛德。大王可稱之乎？羽曰：王號可稱，但不知

王之下又是何號。汝可再與我一說。良曰：王之下有五霸，齊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晉文公、楚莊公。此五霸為天下除殘去暴，各霸一國，假仁尚義，威武強大，人皆恐懼。大王可稱之乎？羽曰：王號雖宜於古，而不合於今。霸業雖合於今，而未盡乎古。若合今古而兼有之，不若稱楚霸王。我生於楚，自淮以北為西楚，爾羣臣草詔當以我為西楚霸王，頒行天下。范增急出止之曰：王號可稱，霸號不可稱。古人云：大霸不過五，小霸不過三。大王不可聽張良之言，誤稱霸王。羽曰：五霸享年最久，我之所行正合五霸。今稱霸王，乃我自立。張良不過分列三等，豈敢誤我。先生不可見錯。范

增低首不語，遂退帳後。羽重賞張良，擇日拜郊，布告中外，遂稱為西楚霸王。王楚地九郡，以彭城為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於江南都郴州。實不用其命。又說秦府庫被沛公兵初入，各爭取財貨已空虛矣。至是霸王費用不敷，欲要賞勞功臣將士，無處支給。因問范增曰：眾將士隨我征進，一向勞苦，今欲發府庫錢糧以酬其功，但庫藏空虛，何以支給？增曰：此最容易。沛公先入咸陽，財貨所在，他盡知其詳。沛公張良來問他，必知下落。霸王差人壩上召沛公，只見張良聞知，急使人說與沛公，可早來。如霸王問錢糧事，但云張良盡知。沛公依言，遂來見霸王。畢，霸王曰：爾先

到咸陽秦府庫錢糧如何不見下落沛公曰秦府庫錢糧臣初到未得細查聞張良曾說他知下落霸王使召問張良爾知其詳如何不說良曰大王不問及臣不敢說秦之寶貨錢糧自孝王昭王累積到始皇他家財富天下無比今日如何空虛只因修驪山時將寶物財貨費了一半其餘盡收入始皇墓中後來胡亥又將府庫錢糧浪費以此空虛霸王沉思一會便問范增曰既寶貨在始皇墓中何不差人掘開取出以勞將士增曰始皇墓中不過陳設平日玩好之物如何有財物良嘆曰軍師不知也聞始皇墓方員八九里高五十尺以珠玉爲星斗以水銀作江河以

金銀圍遶其槨以百寶設於槨前爲珠玩以宮女數百人爲殉葬六國奇寶如珊瑚瑪瑙翡翠琉璃盡在始皇墳墓中每夜半常有光彩發現如何無財物霸王動他行火了聽說欲動便要差人掘墓增曰始皇雖無道乃帝王墳墓無故不可輕動若掘開取物其跡似劫墓矣大王初卽位決不可爲也霸王曰始皇無道并吞六國費天下之財竭天下之力殘虐百姓甚於桀紂焚書坑儒惡貫天地我今既殺子嬰誅滅其族此恨未解正欲掘墓鞭尸然後快於心也豈獨愛秦之寶貨哉次日遂領人馬十萬來掘始皇墳墓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西漢書言 卷二 五十六
總評 范增不能格心而進言皆于事後張良巧能見幾
而下手俱在事前如不敢擬號反誘掘秦墓皆是妙處

霸王封天下諸侯

却說霸王領兵至驪山只見蒼松籠殿宇古柏映樓臺明
堂容萬馬山勢隱千蛟石欄盤白玉神路貫天衢左右列
獅駝虎豹象東西立文武鐵衣郎戟門壯麗爲千百年之
規模陵寢巍峩有億萬載之形勝霸王下馬到墳前親監
軍卒掘塚那三軍吶一聲喊人人奮力個個爭先斧聲振
地塵土遮天鳥獸潛踪狐狸喪膽一連三日大塚已開不
見正穴百般搜尋莫知墳所霸王焦躁急傳令有知穴者

重加賞賜只見一人高叫大王欲知穴道惟小臣可以開
得霸王看其人乃英布也霸王便問曰爾如何知始皇陵
寢穴道布曰臣昔時曾修驪山大工督管夫役修墳所以
盡知穴道霸王大喜便命英布率領衆軍卒自正非向正
南平掘有十丈長入地有五丈深遂有空隙處又掘五六
尺深只見有石牌樓入著裡邊都是石城石門再無土地
兩扇石門緊閉英布便令軍士扒上城頭有兩條石龍一
鼻一降中間有石管心用鉄錘打碎裏邊一聲響管心落
地石門遂開入到石城中有大路皆白石砌就兩邊俱有
闌干行有二里遠方是墳門推開裏邊有大殿亭殿寢殿

三宮六院蓋造十分齊整寢殿中便是始皇靈柩面前陳設寶貨周圍推積金銀六十萬各樣寶物一百二十件盡數取出欲要擊碎始皇石柩英布諫曰不可此石槨也內藏石柩中有鉄箭鉄砲石子若走動消息裡邊箭砲石子打出決傷軍士不若仍用土填滿庶幾無事霸王從其言將金銀寶貨載回賞軍又見阿房宮樓閣華麗光耀雲霄聯絡不絕霸王歎曰此秦之所以亡也費盡天下財力方成上山阿房二工我爲王留此故跡無用遂命軍士將阿房宮燒燬相連宮院盡皆延燒三個月烟焰不絕後史官有詩曰

鴻門玉斗碎如雪十萬降兵盡流血○語○音○心○即○所○言○如○咸陽宮殿三月紅○妙○法○妙○世○霸業已隨烟燼滅

霸王燒盡阿房宮遍咸陽城中無一家不驚惶無一人不怨恨衆諸侯屯軍日久各有思歸之念因與范增計議曰我等長在此屯任霸王又無封爵之賞各地方倘有變亂何以處之增曰我正欲奏知王上不意諸公乃有此議隨同諸人來見霸王進言曰天下諸侯各將士隨陛下伐秦俱有勤勞今屯任日久費用甚多乞奏陛下照功封賞使各歸故土深爲便益霸王曰諸侯久任于此正欲加封卿等所奏實合朕意因又與增密議昔懷王約先入關者王

之今沛公先入關當王關中就如論功加封沛公亦當首先封王必建都咸陽但恐據關阻險深為後患以此持疑未決先生有高見早為區畫然後好以次加封增曰巴蜀乃秦之罪地山川險阻地方艱苦封沛公為漢王亦不失為關中之地却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封為三秦王阻任漢中之路使他南無所進東無所歸若死漢中雖為加封實是左遷也羽曰此計甚妙于是傳令着軍政司各查諸侯並各將士功績以次封賞乃封沛公為漢王都南鄭管四十一縣其餘各有封賞章邯為雍王都廢邱管上秦三十八縣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管下秦一十八縣董翳為翟

王都高奴管中秦三十縣申陽為河事王都洛陽管河南二十縣司馬印為雍王都朝歌管河南三十二縣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合管四十五縣共敖為臨江王吳芮為衡山王田安為濟北王魏豹為西魏王張耳為常山王臧荼為燕王趙歇為代王田橫為上齊王田都為中齊王鄭昌為韓王陳勝為梁王田榮為前齊王田慶為前趙王陳餘為北趙王項莊為交東王項正為春勝君項元為安勝君范增為丞相稱亞父項伯為尚書令鍾離昧為右司馬丁公為左將軍龍且為大司馬李布為左司馬雍齒為左將軍劉存為後將軍陳平為都尉韓生為左諫議武涉為右諫

議桓楚爲大將軍于英爲副戰大將軍子琪爲大將軍韓
信爲執戟郎各封爵已畢排設筵宴管待遂頒詔傳布中
外不題却說沛公衆將見封沛公爲漢王皆失色莫不曰
巴蜀乃秦罪地我主公先人咸陽却反左遷于漢中此必
范增之計也不若會衆將糾聚人馬與霸王對敵務如懷
王之約庶免老死懷中不然決不能生還鄉里也樊噲高
叫曰衆將說的是我便爲先鋒同我殺霸王去漢王亦大
怒曰王我于關中建都咸陽此乃懷王之約今却遷我于
罪地重山峻嶺豈可以一朝居乎丞相蕭何等諫曰雖王
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能誑于一人之下而傳千萬人

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陛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

各言登七非二公不能創是論

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張良亦諫曰蜀雖秦之罪
地內有重山之固外有峻巖之險進可連并天下退可距
險而守楚雖有百萬之衆豈能以寇我耶此正興漢之地
養武之所也大王正當歡然領命指日即行可也若少有
不滿之意彼必尋事致害反中其計范增終日只要害大
王大王尚不知慌反欲與楚作對况楚兵強勢重豈能與
之抗乎漢王起謝曰若非先生之言幾自誤矣酈食其曰
居漢中有三利若居關中有三害何謂三利蓋蜀地道路
險且人不知虛實其利一也操練軍卒慣于登跋其利二

也。人心思歸，各相努力。其利三也。何為三害？蓋豐沛雖為故鄉，韓魏臨境，易知邦內之事。其害一也。苟欲起兵卒攻楚，范增必知淺深，易得防備，攻擊反生不測之患。其害二也。人心或動，莫不喜大而欺小，好強而怯弱。見楚家興旺，因而奔歸。大王誰以為守此三害也？大王當忍勵，毋薪嘗膽。王業可圖，天下可得也。漢王大喜，遂議啟行。不題范增忽思劉邦乃火命人，凡旗幟尚赤，今居漢中，乃西方為金地，金得火必成大器。急來見霸王曰：劉邦封他為漢王，甚有不滿之意。諸將皆出山東人，又各爭忿不平，以為陛下背約，若不就此除之，決有後患。霸王曰：封詔已出，業已定

矣。又何更張？增曰：明日眾諸王來見陛下，只問他我封汝

為漢王，爾去褒中去也不去？他若言去，是自專矣。若言不

教人如何回答

去又不是，不去又不是

去，是欲王關中矣。陛下即令斬之，以除此患。王曰：善。次日

漢王等來見霸王，行禮畢，只見霸王問曰：漢王我封爾褒

中，汝去也不去？即便說來。漢王曰：食君之祿，命懸于君手，

怎敢說去也不去？臣譬如陛下馬也，鞭之則行，攬轡則止。

耳。霸王笑曰：卿可謂善喻矣。遂無殺漢王之意。及退回漢

營，子房急求見曰：大王知今日之危乎？漢王曰：不知。子房

曰：大王洪福甚大，方纔霸王問大王去也不去，若不是大

王善於應答，決有殺身之禍。漢王聞說愕然，便問良曰：似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此久佳恐生不測爲之奈何良曰待臣會項伯陳平再作
商量大王可分付預備行裝待霸王命下即便起身庶免
謀害於是張良會項伯陳平備說范增謀害之意漢王今
急欲起身未有脫身之計想二公必有妙筭搭救若他日
漢王得地決不敢忘今日也陳平沉思半晌向張良附耳
云如此如此良曰此計甚妙不知陳平用何計且聽下回
分解

總評 范增之筭漢王如檻檻猿如籠籠鳥不知他正在
裡面快活哩

陳平定計救漢王

霸王封諸侯日久未得差人致命義帝又聞車駕尚在彭
城不肯幸柳州建都霸王因召羣臣計議此事何以處之
陳平出班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陛下既頒詔爲天
子改號封天下諸侯却又致命懷王是有二天子矣外邊
百姓皆云以臣封臣古今罕有若果有此言不足以服天
下臣有愚見此時急差亞父領二驍將立等義帝起身遠
處僻地就如廢置一般亦不必致命庶可以塞百姓之言
免天下議論羽曰此言正合吾意隨命范增領桓楚于英
赴彭城催逼義帝往柳州建都仍將彭城修飾齊整朕欲
往一觀不忘故土之意也范增不敢違命只得啟行因來

辭見曰臣雖領命赴彭城恐左右蒙蔽聖聰臣有三事上
范老用心周密
 諫乞陛下留神第一不可離咸陽蓋咸陽自古建都之地
 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二當重用韓信蓋韓信有元戎之
 才但時未遇耳若陛下舉而用之兵隨將轉將逐兵行縱
 橫天下所到無敵如不欲用即殺之免使歸他人為後患
 也三不可使漢王歸漢中且稽留在咸陽待臣回再作區
 處此三事至緊要不可忽也霸王曰卿去早來所言三事
 朕記在心范增同桓楚于英赴彭城去訖且說次日陳平
 上表曰

此表為漢王也
 國家以理財為先聖人以儉用為本財不理則出入無

度費用無經財力盡而民必去矣不儉則奢侈日靡倉
 庫日虛民不聊生而國必亡矣陛下初登太寶以民為
 天若不節用何以為治見今諸侯集聚咸陽每一路諸
 侯帶領本部兵馬不下三四萬總約大數何止百萬所
 用不可勝數倉庫空虛錢糧將盡如一路諸侯支酒食
 一十五擔羊一十五隻猪二十口大牛五頭麵二百斤
 柴四十擔兵吏人等以十萬為率每名日支米二升襍
 豆一升料豆二升草二束通筭每日摠支酒三百擔羊
 二百隻猪四百口大牛百頭麵四千斤柴八百擔米二
 萬石雜豆一萬石料豆二萬石草二萬束以百萬筭來

費用不貲，臣實寒心。若不急令還國，恐百姓力難支持矣。伏乞聖裁。臣等下情不勝懇切之至。

霸王看罷表文，卽時傳令着新封諸王限五日內俱還國。惟漢王且留咸陽，另有別議。張良聞知，大驚曰：漢王休矣。若范增回關中，必有謀殺之意。如何得赴漢中急來見漢王？王曰：今日霸王分付諸王，皆令還國。惟劉邦另有別議，此必有謀害之意。爲之柰何？良曰：大王老小俱在豐沛，明日上表，只說給假搬取家小。臣有救大王之計。漢王隨令酈生作表，次日投進。表曰：

聖王以孝治天下，而天下莫不歸於孝。使父子和睦，仁愛浹洽，不變時雍，遂成至治。臣邦豐沛小民，從風西向，仰託洪猷，受封王爵，天下之至榮。千載之遭際也。臣身雖榮，父母妻子遠在故土，未得闔門共居，以享天祿。意欲差人搬取，又不得親掃墳墓，榮歸鄉里，以彰陛下恩及存歿之德。伏乞留兵馬駐札咸陽，隻身領數騎赴豐沛，給假限三月，搬取家小，共沐王化。下情未敢擅便，伏惟聖裁不勝惶恐之至。

霸王看罷表曰：卿欲回豐沛，搬取父母，此亦是人子孝親之意。但恐非其本心，或因朕昨日留卿且在咸陽，故有此奏。漢王曰：臣父年老無人奉事，懷思日久，見陛下新卽位。

不敢冒干今見諸侯還國皆得歸省父母獨臣留此又不
 知何日得見臣父漢王說到痛切處哭泣不止張良出班
 奏曰漢王不可放他此處妙手攝取家小只可獨遣還國陛下仍着
 人取太公并家小為質庶漢王無別心霸王曰我意要留
 漢王且在咸陽未可放回正恐他有異志陳平出曰陛下
 既封劉邦為王已布告天下今復留此恐不足以取信於
 中外不若從張良之諫以太公為質乃令漢王還赴褒中
 既全大信又得管束漢王之心霸王曰既議停當准着漢
 王還國不許給假回豐沛漢王故意佯哭拜伏在地不起
 褒中去待朕建都彭城將卿老小供給養

贍從容着人來取亦不失奉義之意漢王就拜謝曰感陛
 下大恩死生不能忘也臣即今辭陛下赴褒中去只見鍾
 離昧上諫曰前范亞父臨別時曾說不可放漢王入褒中
 去今陛下如何忘了霸王曰留他老小在彭城已管束之
 矣又何稽留漢王况封詔已傳播內外如何信亞父之言
 使朕失信于天下也遂不聽鍾離昧之諫有韓信嘆曰使
 漢王入褒中不帶家小同行正中其計矣他日以恩歸之
 心奮鷹揚之勇吾輩皆為所虜也惜亞父之言成畫餅耳
 却說漢王回營即分付大小將士作急啟行于是眾將整
 率人馬簇擁漢王離咸陽只見關中百姓聞知漢王啟行

扶老携幼塞滿道路何止有數萬人哭倒在地爲首有數十老人曰我等指望大王爲關中之主不想今大王往漢中去又不知何日東歸得再觀天顏攀轅改轍戀戀不忍去漢王撫之曰爾等各安生理無生異心他日入關又得相見百姓又要遠送蕭何急止之曰霸王法度甚嚴汝等不可只顧遠送恐知覺汝等反受其害作速回去百姓尚哭泣不止張良令樊噲快揮動人馬奔峽山驛大路而行九十里至安平縣四十五里至扶風縣四十五里至鳳翔郡三十里至迷寬寨二十里至寶雞縣五十里至大散關六十里至清風閣六十里至鳳翔入棧道漢王人馬俱山東人不識險路看見連雲棧如此險峻各人大叫曰我等過此險路若有人在此把住要害我等再不想得生還矣與其束手而死不如與他決一死戰大丈夫之所爲也那樊噲便道說的是大吶一聲喊率領衆將又要殺上咸陽不知如何

總評 看張良陳平弄出漢王處絕大神通可謂偷天換日矣○有此兩人在左右必能弄出漢王范增臨行之囑不已多乎

張子房燒絕棧道

却說樊噲等見棧道十分險惡人人有思歸之意各吶一

聲喊便要殺回關中來。漢王亦怒曰：我奉懷王約，先入關者爲王。誰想背了前約，聽范增奸計，左遷我來到這等險峻去處。又着章邯等三人，阻塞東歸之路，縱使騰雲也出不去，不如從衆人之意。此時三秦尚未據守，正好殺上咸陽，與他決個死活。到是良策。蕭何、張良、酈生下馬，跪伏在地，曰：不可信衆人一時暴性，決悞了大事。懷中雖險，乃大王與王之地。况西南靜僻，隨大王招軍養士，霸王決不得知。待人馬強壯，兵勢嚴整，那時還定三秦，天下不難圖也。若今信衆人之言，倒轉東向霸王，率三秦而西來，勢如壓卵。欲求今日爲漢中王，不亦難乎。漢王從其言，卽令樊噲

催僮人馬向褒中來。前到金牛嶺，漢王曰：如何爲金牛嶺。酈生曰：昔蜀道比今尤險，通無路往來。秦惠王要兼并六國，聞蜀國有五個力士，俱有神力。秦乃用生鐵鑄成五個鐵牛，置於秦地，詐言鐵牛每日糞金五斗。秦國以此富強。蜀主聞知，遂以爲寔，乃令五丁力士開山鑿路，通入秦地。盜竊鐵牛，五丁既開了山路，來到秦地，不想鐵牛俱是假設。遂伐蜀，胡曾有詩曰：

山嶺千重擁蜀門，秦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嶺，秦惠何由得併吞。

漢王正行之次，只見子房下馬，近前奏曰：臣良送陛下到

此欲辭回韓國漢王驚曰先生一向與劉邦相從深得教益一時不相捨今欲辭歸使劉邦何所依附良曰臣辭陛下往東行雖看故主寔與陛下去幹三件大事王曰那三件大事良曰一者說霸王遷都彭城留關中與陛下為建都王地二者說諸侯及楚歸漢且令霸王無西征之意三者與陛下尋一個興劉滅楚天下大元帥幹了這三件事臣在咸陽與陛下相會只願陛下百事忍耐不要急躁漢中不過暫居多則三年少則一二年官教陛下東歸漢王曰果如先生之言劉邦雖受苦萬千亦不敢埋怨但先生所舉元帥有何憑信良曰臣有角書一紙內有臣手字並

與陛下平日密言之事陛下就留用不可失也漢王執良之手涕泣曰先生不可失信如見太公為我懇懇拜上善加調攝撫養老小一日得東歸尚有迎養之日非是敢拋棄父母只因霸王背約強暴不得已赴褒中以圖苟安耳良曰謹遵王命又與蕭何相別拉在無人去處暗與定計道這般這般如我尋破楚元帥來丞相可用意舉薦何曰先生放心憑你角書已知其為大將焉敢蔽賢誤國耶後史官有詩曰

高帝西行蜀道難峻山重嶺客心寒蕭何獨有收賢策
四百年來漢業安

張良辭了漢王及衆將帶領五七個從人復回舊路往關
中來不題且說漢王大軍正行之次只聽得後軍一齊叫
苦不迭漢王回頭看時只見烈焰連天濃烟遍野隨處火
焚三百里相緣燎徹萬家村漢王亦大叫曰此必是張良
孺子放的火烧絕棧道使我不得東歸矣却又不知是何
主意衆將士齊聲怨罵張良各各放聲大哭曰我等生爲
關外人死作褒中鬼何日修得起棧道來衆人正嚷鬧中
間只見蕭何向前附漢王曰大王不可怨罵張良臣昨日
與張良相見時曾說燒絕棧道有四件利益一者使霸王
聞知燒絕棧道料我王再無東歸之意他亦無西顧之憂

矣二者使三秦高枕不爲嚴備三者使隨來人安心在漢
中奉事大王再無思歸之意四者使諸侯無相攻擊而盜
我之兵也有此四益大王何故怨罵張良漢王聞說大喜
曰若非丞相之言幾誤怪子房矣遂令三軍前進
後史臣斷之曰秦爲無道失天下漢高帝與項羽相爭
奪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項羽終失天下而爲高帝
所敗者何也蓋項羽能勇而不能怯也封高帝于漢中
周勃等諸將皆勸高帝攻羽蓋不知勢力不相與敵徒
取敗亡耳而高帝卒從蕭何之言隱忍歸褒中乃用巴
蜀之衆遂取三秦以成漢家四百年之業此則能勇而

西漢漢書卷之九十一
能怯之效也。雖然使非蕭何真有所見，則高帝亦幾不為周勃等所誤矣。予於此嘉蕭何之能諫而又喜高帝之能從諫，然亦不獨能勇而能怯者也。

一日漢王到褒中，擇日卽王位，安撫百姓，施仁布德，示民以寬。漢民莫不悅服。比年五穀豐熟，家家快樂，處處笙歌。漢王甚喜，於是封蕭何為相國，曹參樊噲周勃灌嬰等以下各有封賞，招賢納士，積聚糧草。漢中不數月，道不拾遺，夜戶不扃，行人讓路，家給人足。國中大治，不說漢王治褒中，且說張良燒了棧道，來到鳳嶺，暫歇半日，過鳳州，出益門，將到寶雞，只見一枝人馬攔住去路。高叫曰：子房公休

走，亞父着我在此專等誰！想果從這裡來，正是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張良大驚，正要下馬詢問，來歷那馬上將軍便道：子房公不要忙，我有說話不知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張子房東行三事固急而燒棧道一事尤要。漢王時信衆將而怨張良誤矣。○此處勸漢王至蜀而沮抑攻羽之舉不可謂非蕭何之功。

